

（一）利與善之閒也

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蹠之徒也。

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閒也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》上）

語譯：孟子說：「雞叫便起床，孜孜不倦地行善的人，是舜一類的人物。雞叫便起床，孜孜不倦地求利的人，是盜蹠一類的人物。要想知道舜和蹠有什麼區別，沒有別的，利和善的不同罷了。」

1. 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「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『利』？亦有『仁義』而已矣。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）

語譯：孟子去見梁惠王，惠王說：「老先生！您不辭千里之遠而來，將有什麼方法，能使我們梁國得利呢？」孟子說：「王何必談『利』呢？只要講『仁義』就可以了。」

原文：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

王曰『何以利吾國』？大夫曰『何以利吾家』？士庶人曰『何以利吾身』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。苟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」

白話翻譯：孟子拜見梁惠王。梁惠王說：「老先生！您不辭勞苦遠從千里之外來，是否有什麼辦法使我國得利呢？」

孟子回答說：「大王為什麼一定要談利呢？我知道的只是仁義而已。大王說：『怎樣才能對我國有利？』大夫說：『怎樣才能對我家有利？』士庶人說：『怎樣才能對我自己有利？』長上屬下互相爭奪利益，國家便危險了。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，殺害君王的，一定是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夫；擁有千輛兵車的小國，殺害君王的，一定是擁有百輛兵車的大夫。大夫在一萬輛兵車中取得一千輛，在一千輛兵車中取得一百輛，不能算不多了。」

如果輕視仁義而重視利益，那一定會弄到不整個奪過來不滿足。沒有仁人會遺忘他的雙親，沒有義士會輕視他的君王。所以大王只要談談仁義就好了，何必要談利呢？」

2. 孟子曰：「聖人，百世之師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聞柳下惠之風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寬。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也。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！」（《孟子·盡心》下）

語譯：孟子說：「聖人是百代人的老師，伯夷和柳下惠就是這樣的人。所以聽到伯夷風範和操守的人，貪頑的人懂得廉節，懦弱的人能知立志；聽到柳下惠風範和操守的人，即使是刻薄成性的人也變得厚道了，胸襟狹窄的人也變得寬宏大度了。他們在百代之前奮發有為，百代之後，聽到他們事蹟的人沒有不為之感奮振作的。不是聖人能夠像這樣嗎？更何況對於那些同時代親受他們薰陶的人呢？」

1. 孟子曰：「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》上）

語譯：孟子說：「以仁居心而遵循義，君子的修養就齊備了。」

王子墊問曰：「士何事？」

孟子曰：「尚志。」

曰：「何謂尚志？」

曰：「仁義而已矣。殺一無罪，非仁也；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惡在？仁是也；路惡在？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」

白話翻譯：王子墊問道：“士做什么事？”

孟子說：“使志行高尚。”

王子墊問：“使志行高尚指的是什麼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仁和义罢了。杀死一个无罪的人，是不仁；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占有，是不义。居住的地方在哪里？仁便是；道路在哪里？义便是。居于仁而行于义，大人的事便齐备了。”

2. 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》上）

語譯：（公孫丑問：）「請問，老師擅長哪方面？」孟子說：「我能識別各種言論，我善於培養浩然之氣。」

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

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

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

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。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為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

白話翻譯：（公孫丑問：）“請問，老師擅長哪方面？”孟子說：“我能識別各種言論，我善于培養我的浩然之氣。”（公孫丑說：）“請問什么叫浩然之氣？”孟子說：“難說清楚啊。它作為一種氣，最為盛大，最為剛強，靠正直去培養它而不傷害它，就會充塞天地之間。它作為一種氣，要和義與道配合；沒有這些，它就會萎縮。它是不斷累積義而產生的，不是偶然地有過正義的舉動就取得的。如果行為有愧於心，氣就萎縮了。因此我說，告子不曾懂得義，因為他把義看作是外在的東西。（對浩然之氣，）一定要培養它，不能停止下來；心裡不能忘記它，也不妄自助長它。不要像宋國人那樣：宋國有個擔心他的禾苗不長而去拔高它的人，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，對家人說：‘今天累極了，我幫助禾苗長高啦！’他的兒子趕忙跑到田里去看，禾苗已經枯死了。天下不助苗生長

的人实在很少啊。以为（培养浩然之气）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，就像是不给禾苗锄草的懒汉；妄自帮助它生长的，就像拔苗助长的人，非但没有好处，反而危害了它。”

3. 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》上）

語譯：孟子說：「憐憫同情之心，是仁道的發端；羞恥憎惡之心，是義理的發端；謙遜退讓之心，是禮法的發端；分辨是非之心，是智慧的發端。人有這四種善端，就好比他身上有四肢一樣。」

怵惕，驚動貌。惻，傷之切也。隱，痛之深也。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。

羞，恥己之不善也。惡，憎人之不善也。辭，解使去己也。讓，推以與人也。是，知其善而以為是也。非，知其惡而以為非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白話翻譯：孟子說：“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。古代圣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，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。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，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，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。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，是因为，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，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——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，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，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。由此看来，没有同情心，简直不是人；没有羞耻心，简直不是人；没有谦让心，简直不是人；没有是非心，简直不是人。同情心是仁的发端；羞耻心是义的发端；谦让心是礼的发端；是非心是智的发端。人有这四种发端，就像有四肢一样。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，是自暴自弃的人；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，是暴弃君主的人。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，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，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，泉水刚刚开始流淌。如果能够扩充它们，

便足以安定天下，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，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。”